

复仇者的飞行

——布什青年时代的战斗传奇

〔美〕乔·海厄姆斯 著

喻天野 康洪林 彭锋 译



复仇者的飞行

——布什青年时代的战斗传奇

〔美〕乔·海厄姆斯 著

喻天野 康洪林 彭 锋 译

陈 勇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复 仇 者 的 飞 行
——布什青年时代的战斗传奇
〔美〕乔·海厄姆斯 著
喻天野 康洪林 彭 锋 译
陈 勇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9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96-X/E·58
定价: 2.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记叙布什总统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这段传奇式经历的纪实文学。据称，布什生性果决，机智骁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在一场空战中，他驾驶的战机被敌炮火击中，但不顾机翼黑烟滚滚，依然朝目标俯冲，投下4枚炸弹全都准确命中目标，然后跳入大海，死里逃生。书中还描写了布什与芭芭拉的舞会邂逅，相互倾慕，坠入爱河，在买不起订婚戒指的年龄就确定终身这段情史。全书惊险中不失幽默，生动感人。

序

从世界的另一角，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第一声警报。这就是“满洲事件”（即日本于1931年入侵东北）和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日本的铁蹄踏进了中国。美国人从银幕和晚报上目睹了大洋彼岸的疯狂：城市被炸毁，平民遭杀害。新闻短片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身着考究的制服，挥舞手臂大声吼叫，那副尊容令美国人感到可笑。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更多的城市遭到轰炸，更多的平民死于非命。欧洲的那位希特勒，一身时髦的装束，挥臂狂叫着，先于1936年使莱茵区重新军事化，接着又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意大利跟着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再后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

欧洲烽烟再起，大多数美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都记忆犹新，可他们对目前这场冲突却想的不多。美国地处两洋之间，颇感安全。任凭战火四处蔓延，美国人仍可作壁上观。战火熊熊，新式武器造成惊人和可怕的破坏，永远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到处刀光剑影，甚至整个大陆都成了战场。战斗不仅仅是两支军队之间的扭打，而且是民族与民族的厮杀，老百姓和军人一样命丧九泉。美国人学到不少新词汇，像“闪电战”、“斯图卡”（一种俯冲轰炸机的名称）和“装甲车。”而当他们在城楼观景时，战火却越烧越近。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击，这场世界大战终于落到了美国人头上。和在遥远的太平洋中的威克岛和中途岛一样，

美国在珍珠港设有海军基地。从距珍珠港300英里处的好几艘航空母舰上，日本帝国一波接一波的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向清晨刚起床开始过星期天的美国士兵、水手和飞行人员狂轰滥炸。不光是军人和老百姓完全没有料到，港口里的海军舰队也毫无准备。不到2小时美军就损失3,470人，共18艘舰艇被击沉。

美利坚举国震惊，四天之后国会即宣布12月7日星期天为“国耻日”，罗斯福总统请求国会对日宣战。国会于6分钟后即宣布美国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就在同一天，德国和意大利也向美国宣了战。

一宣布战争，美国上下顿时掀起一股史无前例的义愤和爱国主义情绪。所有的美国人似乎都想替国家尊严雪耻，都在编造种种借口参战。要求参军的人蜂拥而至，17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了当兵，不惜谎报年龄和伪造出身证明。珍珠港事件数月之后，到了应征年龄的男性公民要是没当上兵，走在大街上都觉得无地自容，生怕被人指责为不肯替战争出力。

全国同仇敌忾，战争再也不是与己无关了，而成了一场真正的全球冲突，已经有38个国家卷了进来。美国人突然发现在全世界各个大陆和海洋差不多都有仗要打，尤其是在7万平方英里的太平洋。

留在国内的美国人为了胜利而共同努力工作。孤立主义因珍珠港事件而告结束，“民主的兵工厂”高速运转，既是同盟国提供战争所需物资，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战争带来繁荣，结束了大萧条，然而美国人却高兴不起来，大家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不是父亲就是儿子上了前线。没想到女人成了劳动大军中的重要部分。大约350万美国妇女上了装配线，或在商店和办公室里工作，有些妇女甚至进了兵工厂，

而这些工作以往都是男人干的。罗齐尔·德·里维特（真名叫罗西娜·D·博纳维塔）成了新的民族形象，连穿长裤也成了工作妇女“荣耀的标志”。

美国及其盟国遭到一连串失败，不知何时才是出头之日，珍珠港事件只不过开了个头罢了。同盟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被打得丢盔弃甲，而1942年夏末时候更是晦气到了家。日本人征服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的大部分以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众多太平洋岛屿，甚至包括阿留申群岛和新几内亚的一部分。这个“旭日”帝国的疆界，向东从阿留申群岛经位于太平洋中心的威克岛伸展到赤道上的吉尔伯特群岛；往西从满洲边界穿过中国东部延伸到缅甸直至印度；而西南则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帝汶岛、新几内亚的一半，以及整个所罗门群岛。在北非，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突入埃及；在苏联，他们已侵入高加索，并对斯大林格勒大举进攻。德国潜艇把同盟国在大西洋的舰船打入海底，墨西哥湾以至于美国沿海都被波及到了，有的船只竟被击沉在纽约港。

好在势头毕竟开始回转了：先是在北非、西西里，接着是在整个意大利，然后是在诺曼底。从这块大陆到那块大陆，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同盟国终于从失败走向最后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战争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珊瑚海和中途岛之战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面对在太平洋上散布成一大片的敌人，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以及哈尔西海军上将设计了一种“跳岛”战术，即攻击某个日本基地，使其它基地因得不到补给而束手无策和失去作用。他们的全国战略包含了两路宽广的突入：一路从瓜达尔卡纳尔经所罗门群岛直至新几内亚，最后到达菲律宾；另一路向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进攻，然后抵达马里亚

纳和菲律宾。对日战争成了岛礁攻击，一个岛接一个岛，先是轰炸机和舰炮，然后由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实施两栖攻击。但在瓜答尔卡纳尔、塔拉瓦，帕劳，埃尼威托克和夸贾林等岛屿上美国人的攻击受到了日军的拼死抵抗。

到了1944年夏天，德国潜艇在大西洋逐步失势，同盟国取得了欧洲的制空权；大批轰炸机深入德国腹地，对城市进行猛烈轰炸，苏联人在东方已经转入反攻，打退了德国人；正向柏林挺进。

同盟国在太平洋也日渐得势，夺占了从所罗门群岛到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所有要点岛屿。当同盟国军队1944年从诺曼底登陆场向法国纵深实施突击的时候，美军向塞班岛和关岛的日军发起攻击。日本派出舰队增援，随后发生的遭遇战被历史学家称为“菲律宾大海战”；参加这次海战的人则戏称其为“马里亚纳火鸡狩猎战”。

美国的飞机对日本占据的岛屿实施远程攻击，有时是为了切断补给线，有时是为了摧毁通信站或机场。8月的最后一天，各舰载机中队开始向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上的日本设施实施了连续三天的攻击。此次攻击使用了一种专门为进攻的需要而设计的新型轰炸机，这种机型于1941年12月15日，也就是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第8天获得批准，当即被命名为“复仇者”。

第一章

美国海军“圣贾辛托”号快速航母的作战室里，外号叫“小鬼”的空战情报官基尔·帕特里克中尉正在主持分配任务的晨会，第51鱼雷轰炸机中队队长梅尔文站在黑板的一侧，看着自己手下的13名飞行员和32名士兵，他们正在接受最后的指示。这间作为作战室的隔舱不大，因为这艘航母是珍珠港事件后在一艘轻型巡洋舰的舰身上匆匆改装出来的，排水量仅1.4万吨，比正常标准少3千吨。但它速度快，效率高。

基尔·帕特里克以他那明显的佐治亚州的说话方式慢声慢气地告诉大家，此番任务是轰炸父岛约克山顶上的无线电发射塔，该岛是小笠原群岛的三个岛之一，另两个岛中包括硫磺岛。这个小岛上的日军曾截获过美军的无线电信号，及时向东京和守岛部队发出美军即将实施空袭的警报。位于东京以南仅600英里的小笠原群岛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给中心，日军在上面挖掘战壕，构筑掩体，准备长期固守。

趁着基尔·帕特里克传达当天任务的功夫，梅尔文琢磨起手下那帮人来。像往常一样，他今天很为他们担心，在他眼里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可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6名飞行员。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让他们全都活着回去。

第一排最边上坐的是中队执行官，外号叫“雀鳝”的莱加·霍尔，27岁，在队里年纪数老二，纽约人，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曾经在彭萨科拉海军飞行学校担任教官，此前还在古巴执行过9个月的飞行侦察任务。梅尔文最近已向上级

建议授予他海军十字勋章。紧挨着霍尔的那个人叫斯坦利·布查特，外号“光头”，来自华盛顿州斯坎波市，22岁，瘦长而结实。布查特会修理飞机上的各种器件，并且是梅尔文所知道的最有天才的飞行员。他旁边是中队里最年轻之一的米尔特·穆尔。当米尔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飞机，18岁生日那天他加入了海军。米尔特性格内向，为人可靠，是一名出色的飞行员。

坐在穆尔旁边的是杰克·盖伊，大个子，一位随和的南方佬。加入海军前在亚特兰大当过银行职员。盖伊已经有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是1943年6月在第一次菲律宾海战中对日本舰队作战有功而得到的。挨着盖伊的就是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中队里数他最小，个子却最高，达6英尺2英寸。

梅尔文对乔治了如指掌：刚满18岁便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项目，后来他得了空军飞行证章，成为美国海军中最年轻的现役飞行员之一。

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又瘦又高的小伙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一头粗密的棕发，有一种乖僻的幽默感，他差不多给中队里每个飞行员都起了个外号。他很会玩一种问答猜谜游戏，飞行员们总玩这种游戏来打发在飞行甲板上等待下一次飞行时的无聊时光。就在昨天，乔治还正确地推论出一道难题，答案是“乔治·华盛顿右边那撮眉毛”。

梅尔文还能列举一大串乔治的好习惯，比如不骂人，烟酒不沾，也不谈论女人。他听说这位年轻飞行员出身于东部富有家庭。但乔治从不在这件事上向人夸耀。他举止优雅，说话得体，许多军官都达不到这种水平。这位年轻飞行员的生活始终很有规律，他很喜欢读书和写信并且还是一位很出色

的运动员，大家在机库甲板上打排球时都乐意和他打一队。他虽然不像布查特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但同样很有能力，一旦指挥员下达命令，就不用为他能否完成任务而操心。他少年老成，人小志大，梅尔文很满意。

飞行员们穿着汗渍斑斑的卡其布飞行服，坐在用支架固定在颠簸的甲板上的皮椅上，一边呷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在置于大腿上的飞行图板上策划当天的行动。机组枪炮手和无线电员兼枪炮手们则或站或坐在飞行员身后。屋子里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空调器与其说是在通风，不如说是在制造噪音。

飞行员们听得聚精会神。尽管他们明白有些人可能回不到航母上来了，但是好几天憋在这里，还是令他们急于马上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驾驶庞大的单引擎“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飞到父岛上空，然后对准目标投下4枚500磅炸弹。

基尔·帕特里克入伍前曾经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名小有名气的律师。他告诉大家，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日本一条横穿太平洋的重要运输线。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完全知情，执行任务时可能会被击落、逮捕和遭受酷刑。

他说，据情报，日本人把他们的火炮都掩蔽在山脊和斜坡上以及地下掩体里，掩体之间有隐蔽的地道相通，掩体上面覆盖了8—12英尺的坚固水泥。大家可能遇到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但不会遭敌机的袭击，因为跑道早就给炸坏了。要是有人被击落或不得不弃机的话，要往大海方向飞，因为那里有美国的救生潜艇搭救他们。他还专门提醒大家要“注意寻找潜望镜”，每个人的飞行服里都藏有一幅防水丝绸制成的小笠原群岛微型地图，上面标有水流和风向，因此，即使被击落，机组人员们也知道怎样逃生。

基尔·帕特里克的话音刚落，梅尔文就接过了话头。膀大腰圆、身高5英尺12英寸、体重175磅的梅尔文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海军，已经荣获过一枚海军十字勋章。中队里大部分人不过二十来岁，自然把33岁的他看成老前辈，稀疏的棕头发的确显出他有点儿老，但他有一双孩子般快活的蓝眼睛，两颗突出的龅牙使得他一笑起来便透出一股孩子气。

梅尔文从小生长在新泽西州，一直梦想当一名飞行员。他的寝室里摆满了飞机模型，那全都是他在放学后苦心刻制的。全家搬到洛杉矶后，每逢星期六他就到机场去看飞机起降。1929年当他18岁时便获得了飞行证书，1937年又获得一枚金质海军徽章，就在这一年他娶了他的“心肝宝贝儿”。

梅尔文很年轻就肩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现在他要为面前坐着的这帮弟兄们的生命负责。1943年9月鱼雷轰炸机大队在佛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组建时他们就是这个中队的成员。打那以来大部分飞行员都已执行过50次以上的飞行任务了，但他们还总是争着多飞。大家一直盼望着能有人来替换，好让他们回国。可梅尔文清楚地知道，每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平安回家的希望都会受到威胁。

他告诉大家由他来引导进入目标区，在此之前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他发给每个飞行员一幅父岛的地图，上面标有通信站的位置。该岛仅5英里长，3英里宽，大约是纽约市中心公园的2倍，从图上看去，通信站不过是一个小黑点。

“按我的意见，最好爬到9千英尺的高度，争取从太阳的方向接近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阳光做掩护，然后再从这儿撤离。”梅尔文用铅笔指着身后墙上那张地图中的一块区域说。

那天早晨5点30分左右，天气阴沉沉的，大约在一千英

尺上空有一层薄云。早晨老是这种天气，而梅尔文却打包票说天亮后准会晴空万里，“多么好的飞行天气呵！”他对大家说。

按他制定的进攻计划，在重型航母“企业号”上的鱼雷俯冲轰炸机袭击二见港时，乔治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要设法攻击通信站。

他的命令十分简短，“你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无线电站，下一个才是码头。要是找不到主要目标，别白白糟踏炸弹，赶紧去对付下一个目标。”

在分配任务的会议上谁也不敢开玩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有最后一件事，”梅尔文在散会之前说，“大家到了目标上空实施俯冲轰炸，扔下炸弹后马上离开那鬼地方，让自己遭受损失毫无意义。”

晨会结束后，乔治和他的机组人员在一起吃早餐，有粉蛋、火腿、香肠、脱水的炸土豆和面包。军械人员正忙着用电梯从4层甲板下面把炸弹和其它弹药装飞机。火炮装上了炮弹，炸弹上了弹仓的架子。飞行检查员以及负责舰载机勤务和保养的士兵已经对将要担任攻击任务的飞机进行了预热。

梅尔文总是有先见之明，预定攻击前半小时天气果然晴了。父岛以东50英里，早晨的空气温暖而又潮湿。“圣贾辛托”号以22海里的时速在起伏的波涛中破浪前进，等待着由9艘航母组成的第58特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马克·米切尔下令，将所有舰只转向逆风方向，以便飞机顺利起飞。随军旗语兵发出的指令，各艘航母当即转向西北，微风吹过“圣贾辛托”号的飞行甲板，舰速稳定在30—32节。

太阳刚从海平面上露头，飞行准备室里的扬声器即发出刺耳的声音，“各飞行员注意，准备战斗！”飞行员们和机组成员一跃而起，冲向停在甲板上的飞机。谁都不吭声，也不相互打趣，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的任务可不一般。

大个子乔治站在飞机面前显得矮了一大截，“复仇者”号轰炸机在二战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引擎舰载机，飞行员们常取笑说，若装上8吨货，“复仇者”往下栽的速度要比往上飞快得多。40英尺长的“复仇者”在航母甲板上差不多有18英尺高，翼展达54英尺（两翼折迭后为19英尺）。像海军部队所有的飞机一样，机身的上部为深蓝色，越往下越淡，到机身和机翼底部则成了白色。乔治驾驶的飞机尾部印上了一个大大的2字，尾舵上印的是2X。飞机座舱的正下方早就被外号叫“酒糟”的年轻炮手李·奈杜印上了乔治未婚妻的芳名——“芭芭拉”，不过这是违反海军惯例的。中队里谁也不知道奈杜是在舰队离开美国前一天结的婚，但他在自己的炮塔下部印上了爱妻吉尼的大名。

乔治在飞行服外面套了件黄色的“威思特牌”充气救生背心。他胸前那块皮制姓名牌上金质海军飞行证章早已褪色，茄克里面的肩式枪套里别着一支海军人员专用的0.38口径史密斯·威森牌短管左轮手枪。他头上戴着一顶汗渍斑斑的棉头盔，护耳被风吹得劈劈啪啪作响。他踩着登机踏板，一手抓住凹进去的把手，另一手拉着把座舱盖分开的横杆，然后一纵身跳进了座舱。他的飞行检查员富兰克·包勒迪站在机翼上帮他套上降落伞背带，背带挂在伞钩上。座椅是一个降落伞包，里面有一具降落伞，几件救生用品。包上有一个垫子。乔治觉得不太舒服，来回动了几下，以便让降落伞包里的淡水罐头雨硌着自己。

他又看了一下航行图，进一步熟记那个岛的轮廓，以便在空中加以识别。图上还有坐标方格，他可以根据这些方格来判定风向、航母的位置，以及目标的方向，通过找出经纬度，他随时可以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尤其是在被击落的情况下。他对自己已经熟悉了一切而感到满意，便把图板放在仪表盘的下面，然后开始检查各种仪表。

奈杜从机身下面无线电员舱口爬进了飞机，然后通过一个狭窄的开口挤进朝着飞机尾部的球形炮塔，炮塔站在乔治身后。奈杜还在自己的座椅下面加了一块装甲板。他的胸伞不在炮塔里，因为炮塔太小，容不下伞，他只好把它挂在下面无线电员兼炮手的座舱里。要是不得不跳伞，他就得先下到炮塔里面，让无线电员帮忙套上伞，然后两人一起从机身右侧的舱口跳出去。经过反复练习，两人都已熟练掌握了这套动作。

当奈杜检验他的50毫米口径机关炮的转动情况时，23岁的约翰·德莱尼，外号“代表”，一位来自罗德岛的蓝眼睛爱尔兰人，也在摆弄一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这门炮在机腹下面，正好在尾舵的前面。

飞行引导主任卡恩少校在舰桥上用扩音器大声发布命令：“开动引擎！”各架飞机的引擎同时启动，先是噼啪作响，排气管喷出猛烈的火焰，然后渐渐稳定下来，发出沙哑的轰隆声。身着不同色彩制服的各种专职空勤人员在飞机间跑前跑后，有条不紊地指导飞机进入指定位置。身着棕色衬衫的飞行检查员向乔治竖起大拇指，两个身着紫色衬衫的轮机员便从机轮下撤去了制动垫块。随着手势信号，乔治驾机向前慢慢滑行，身着红色服装的救火员离开了发动机，扩音器和螺旋桨振荡发出各种嘈杂声。当他检验制动器的时候，飞机抖动

了一下。他驾驶着飞机从一个个打着手势、身着红色衬衫的飞机滑翔员身边缓缓驶过，根据信号展开了机翼。两名身着蓝色衬衫和头盔的拉飞机的士兵急忙跑到机翼下面检查锁定情况，觉得没问题便竖起了大拇指。身着绿色衬衫的弹射器维护人员用钢丝绳套住机尾钩，把飞机挂在液压弹射器上。

卡恩在舰桥上又发出了“起飞”的命令，第一个被弹射出去的是梅尔文，接着就是乔治。负责弹射的军官发出信号要乔治加快飞机螺旋桨的转速。他开足马力，直到机头向上翘起，这时负责弹射的军官在胸前将两臂交叉，这是一切就绪的信号。弹射器一松，庞大的飞机立刻被弹出飞行甲板，在距离海面120英尺处一下子加速到时速172英里。乔治猛地向后仰在座椅上。

甲板一下子消失了，身后成了一片蓝色的波涛。当乔治感觉到飞机是在空中时不觉松了口气，因为尽管他已经从舰母上起飞过100多次，但从来不敢肯定这架庞大的飞机是不是能飞起来，说不定会一头栽到水里去呢。他收回起落架，张开襟翼，关上座舱盖，然后爬高跟上梅尔文，他正在航母前方1,500英尺处盘旋，等候与整个中队会合。

碧空如洗，白云点点。乔治往西远眺，看见从“企业”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地狱猫”式战斗机正慢悠悠地作着前后交叉的曲线飞行，等候速度更慢的“复仇者”轰炸机。“地狱猫”式战斗机担任护航任务，负责歼灭任何来犯的日本飞机。其它一些飞机则要在梅尔文的中队袭击通信站的同时对该岛进行轰炸和扫射。

4架“复仇者”很快组成了菱形编队，时速150海里，“地狱猫”式战斗机在他们上面来回交叉飞行，担任掩护。不到半小时，他们就到达9,000英尺的指定高度。乔治依稀看到了

远处父岛锯齿状的轮廓。他取出飞机图板瞥了一眼，将地图和眼前的岛屿相对照，找到港口的位置，主要目标就在港口后面隆起的山上。这时乔治恰好看到一架战斗机俯冲扫射一艘小货船。

梅尔文一偏机头，对着耸立在约克山斜坡上的通信站发射塔径直俯冲过去。在他投弹时，曳光弹就像罗马焰火筒的火花一样射向他的座机。数秒钟之后，乔治看见发射塔周围的建筑物燃起了桔黄色的火焰。梅尔文转了一个优雅的大弯子，飞向大海，接着爬到一定高度。他必须等待大家来会合，然后返航。

突然，日军防空火炮开火了，火力十分猛烈；乔治感到了炮弹在周围不断爆炸产生的震动。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防空火力。他意识到已陷入日军的交叉火力之中，便设法作巧妙的机动飞行，使日军无法瞄准。庞大的“复仇者”摇摇摆摆，几乎要倾翻，最后从倒飞位置将机头朝向目标。飞机开始俯冲，乔治全身提了起来，紧紧地贴在降落伞背带上，双脚踩住尾舵踏板。大地迎面扑来，他竭尽全力使俯冲的飞机对准目标。为了减轻急速下降造成的耳朵疼痛，乔治大声吼叫着以减轻压力。他扫了一眼高度仪：黑色的指针正急速回落。飞机一个急转弯飞临目标上空。向下望去，雨点般的曳光弹形成道道条纹，煞是好看。要是下面的日军炮手把炮管稍稍移那么一点点，说不定这架“复仇者”就被打下来了。

抵达目标后，乔治启动电动开关，打开弹仓，随即按下投弹按钮。轰的一声巨响，炸弹的爆炸震动了飞机，但是要避开已经来不及了。飞机还在往下俯冲，直到距水面仅200—300英尺时才又拉起来。

乔治全神贯注操纵飞机，差一点忘了回答耳机里传来的